





本刊徵稿

本刊倉卒出版。體例取材均難周備。其盼海內能文之士。不吝珠玉。光此篇幅。感甚幸甚。門類如左。

- 一、遊藝消息。  
一、花園珍聞。  
一、社會秘史。  
一、應時諧著。  
一、長短小說。  
一、詩詞小品。

其有不在上列各門。如蒙惠校。更當另闢專欄載之。  
又海內名花坤伶以及女明星各種照片。倘承惠贈。當代製銅版登出。  
如登後仍須寄還。請來函預爲聲明。

口 游笑史

▲楊二少初度治遊

排班着許多花名。二少看着青青二字，說我挑叫青青的。那人喊道：青青姑娘，等了半晌，不見到來。那人又連喊子翼遍。方行一個麗人，翩翩而來，進了門把二少看呆了。下。說貴姓。二運忙跑來道：學生姓陳，名蝶。行二。上海人也。青青聽他這稱口吻，又見他帶幾分說笑，心中早已明白。說在這屋裏坐一回吧。說罷掉頭而去。剩下二少一人坐在空屋子坐這模範獄監。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同熱鍋上烤餅一樣。心想言筵密客行業。這是什麼樂法？聽了聽別的屋子絲竹盈耳，笑語喧嘩。這裏又是什麼緣故呢。一直坐了兩個鐘頭，不見青青的影子。實在忍耐不住，跑到院中喊道：有茶房麼。我要走了。只見方纔那人，又從一間小屋出來，說忙什麼。青青姑娘過班去了。再等一回吧。二少無法，只得回到屋中再拿小春秋消遣。又過了四十分鐘，方聽簾鉤一響，青青走來，向旁邊椅子上坐一坐。二少說我等了二十塊你們這裏是什麼規矩。打一個茶圍，要多少洋烟。青青說，隨便便是。三十也行。五十也行。要多少走了。你想想，我初次出馬，不能叫他們當冤大頭有待。於是打開皮匣，點了五元的交通銀，鈔票一張，說道是二十元，出一點。我明天再來吧。說罷拿起帽子。對青青看了一眼，好像像青青說什麼話的光景。那知青青也不響，睬也不睬。二少知是戲弄，開少了，暗說玩個滑頭。我挑之天天吧。三步步做兩步，急忙跨出院來。

這時胡裏游人更多。馬路上汽車馬車，首尾相接，狼狽不好走。好容易到了一條稍為清淨的胡同。見也都早妓館。二少低着頭，又進了一家窰子。見院中男男女女，亂亂轟轟。房屋也沒有剛才那家高大。姑娘衣裳都沒有那家闊綽。心想這家怕是窮窰子。價錢一定便宜些。於是大搖大擺，向一個屋里走去。過來一人，把他攔住。說屋里有客人，要見客到這邊來。二少順着他手，走進一間屋去。只見房中陳設簡陋的狠，但是牆上貼的美人洋畫却不少。二少暗想這一定是他們這裏的姑娘小黑。預備與客人挑選的。這個辦法倒還好。走上前去，端詳了一回跑跑的替他看了許多姑娘，他一個也沒瞧見。就聽見排幾排凳的聲音，不絕于耳。看了半天，他指着張倚竹的美貴人，說這個叫什麼名字。跑廳道：那個我們這裏沒有。二少道：那個纔有呢。跑廳道：

許世英介紹星相大家 醉仙袖裏乾坤

風塵中不乏佳士，如先生者其一也，精奇門之學，咸謂諸葛復生，知相人之術，或稱管輅再世，前在京津，名震一時，當代名流，贊揚備至，茲因政變南游，道出滬濱，素稔先生心存濟世，志在結緣，樂爲紹介。○命相二元○占課一元○寓本飯店一零一號

菱清女相士收到之情書

老偵評註

第七通

夫銀幕之爲社會事業世界上固居一商務範圍。而銀幕中人之爲社會人才世界上又係一藝術份子。建設者多。從事者夥。自不待言。然就其實地觀察。則建設者孰非以電影爲黃金白銀之集中地。藉此以謀豪富。而事者又孰非以電影爲紅男綠女之比賽場。假之以出風頭哉。比較上看來。則顯謀豪富。稍有理由可取。而一味圖出風頭。絕無價值可言。何則。吾人生此廿世紀文明昌盛之時。即最有生人幸福之時也。專制已變共和。自由也。平等也。男女均沾舊學趨向新學。文明也。進化也。日月增盛。吾輩同胞。正好趁此時機。一方面爲個人謀幸福。一方面爲國家增進步。豈可醉生夢死於此解放公開之下。惟以出風頭三字在所忙迫乎。即日出風頭爲廣譽令聞之先聲。則留歐赴美研究各種有益國家人民之學問。一旦貢獻國人。未始非一聲春雷出人頭地矣。即不然。行商坐賈。以道生財。久之積蓄宏開。則聲聞亦即隨之而起也。又不然。擇其個人性之所近者而深造之。或醫或卜。或星或相。有所擅長。亦必爲一般人歡迎踴躍。蟻附波靡。亦何嘗非有口皆碑。四遠馳名哉。更不然。須而爲書畫漁樵。風塵湖海。各執一藝。各獻一能。亦未始不可以炫人耳目也。又何必拘於現身銀幕。始能出風頭哉。且吾國之電影。雖曰日漸發達。較之歐美各邦。奚啻霄壤。既教。教。又不擇材。毋論掌櫃夫役妓名伶工。悉皆搜羅盡致。故凡稍具玲瓏之秉性。漂亮之面孔者。即易躋稱明星。今日畫報一登。附印小照。明日小刊一載。繪刷肖像。瞬之間。即鼎鼎大名。有不可多得之勢。究其實際。大致糟糕。故凡今日之僭稱星者。雖然掩一般人耳目。而終不爲有識者所取也。『此日之明星。前日之名伎。變時之僕役。現在之演員。』之言。爲世。得以和口者。無足怪矣。又況此等盲從之人。既少身價。何有品。既無品行。何有廉恥。一無恥恥。則已不忍聞。目不忍視。口不忍言之汚穢。無不肆然行之。一旦身敗名滅。覆水難收。墮落人林。噫。賸無及。昔日之出風頭。一旦變而爲觸霉頭。良可惜也。嗚呼。人之所以貴。社會相親。而獨立者。特有尊嚴人格良好名譽焉耳。如人格墮落。名譽毀污。雖日呼吸尚存。不當與禽獸無異。諺曰。名譽爲一生命。二生命。

口獲肉記

獲者未被脫也。肉者非鮮肉也。豕肉者。一不鮮之肉未被脫而獲之也。論此不鮮之肉。本有一隨身縛縛重即打炮是也。其炮不重彈而毒氣。其毒氣則常隨流質而中人。人若其流質。則鮮有不罹其毒者。聞或幸免則視其人之僥倖耳。故往往輕重一炮。即致血肉橫飛。重重數炮。反能泰然無事。或曰苟老於炮。經驗豐富。熟悉有素者。則不獨能避其毒。且能擯其毒。其言亦非言謬。

余有成終年伏居鄉間。初次來申。登上海上繁華。乃日隨人徜徉路上。既見高崇洋房。廣坦道。與夫。眼眩目之服。叭叭叮叮之車。輻輳異表。一種曲曲曲氣。土頭。之。溢於言表。令人見之莫不捧腹大噱。或且疑其有神經病也。此有趣之人。乃元一有趣之事。今錄之本報。以博一笑。

安 迪 奧

★院戲大★

今天日夜開映

影★魅★場★歌

二一五二北話電★路川四

每日下午九時  
日六  
童叟減半  
夜八  
兒童

一元二角

半 兒 半

1990

切

100

●梅毒性之流行病

看花客

此達克遜而不整然矣。恍然。而不禁陸陸然笑。此達克遜之作點。京人之沉湎於觀小梅劇者。羣以梅毒呼之。此固盡人皆知而透之特點。為古裝劇。故花衫而學古裝者。皆以梅派名。此可謂傳染梅毒也。至論梅毒之傳染。男伶固時有所聞。女伶亦風起雲湧。試觀津滬各埠。莫不有所謂某某觀王等。點綴其間。亦可以見一時之風氣矣。不圖此等微候。近日復大盛於京華也。雖至此。予已可了然其旨。而彼醫士正狂歎其煙。作一種愈藥。狀。似以此為好現象者。予亦不欲白吾說。但促其言。

醫士復曰。子亦當知。京中之坤伶花衫。本有昭容少梅雪芳。鼎足而立。號稱三傑。至慶樂有所謂碧舞霞者出。卒然哄動全城。眠倒元白。復有四豪之稱。迄翠走而鮮牡丹來。劉去而美蓉翠至。蘇蘭芳亦見蠟心喜。而習奔月散花。中國人巨從性強。見其可號伶一時。則帶此色采之坤伶。至茶門者。助有而無已。故吾料其云。

予聆其言。不覺笑爾。曰。不圖君於三折肱外。見其熱惡劇不情形。堪為君賀。但吾驟聞君言。疑為戲言。孰知為此。亦值得大驚小怪。然陽歷新年。有此等輕歌妙舞。以渲泄春光。正可飽吾人耳目之福。

文字之禍

(趙春榮)

秋蟲以少年卓犖之才。喜爲俳調動  
之。作。嫉世怨天。陰語乃如貫珠  
疑始先生曾爲「文字之忌」文以  
之。不佞以爲欲識秋蟲者。非文  
之忌。乃文字之禍也。何以言之  
蓋吾人喜弄文墨。往往於小知不  
覺間。道地之長。說彼之短。刻薄  
之。隨筆拈來。事後更不復追念  
置諸膜外。一旦逢人之怒。或買  
禍。徵諸往史。比之如斯。不獨  
日始已。不佞幼時。即喜拜輪墨  
聞人言興化縣宰瀝利及於廁所。  
佞乃上其尊號曰黃知事。並送刊  
目中。然是邦父母。固不應仇視之  
也。逾數日。黃知事竟罪及左右。  
然不佞累及無辜。至今心猶歉然。  
後此遂痛改前非。今並人之貶詞。  
亦不敢妄作已。秋蟲以「少即手淫  
。長經血戰」八大字。致謂鏤白數  
。嘲笑京華。文非文字之禍耶。近  
者。如花底鶯聲之作。亦多周納之詞  
。不佞荷與之興訟於疑先生之前。  
則謂鏤白萬。猶不足蔽其辜也。嗟  
乎。文人意氣甚豪。自視不可方物  
。孰知文字者。怨之禍。視一階也  
。秋蟲其念諸。

談名

瘦•

周瘦鵑未必十分瘦。却自稱是隻瘦鵑。則如鸚鵡鵪鶉之大塊頭。可改稱肥鵪了。

朱六可最狡猾。硬使人家叫他朱大哥。

嚴美臻到是個孝子。你看他的名字

★ ★ ★ ★ ★

有個鄉下婦人。一天她驚了一條新竹扣裙子。搖搖擺擺到城裏來。徧身走到半途上小便急了。她就蹲下身子去小便了。一個不留神。可就把手尿灑了一裙子。

★ ★ ★ ★ ★

○倩虹生遺詩

曇子肄業海上某校時。同級生端木君餘秋。與子頗相得。及余離校。鑄秋乃介其新同學倩虹生與余友。余時客虎林。未克與倩虹生相見。然讀其詩。則其人胸歷歷如在吾目前也。倩虹生。其歲動人。卒不永其年。倩虹生姓侯。名聲程。浙之臨海人。其時年僅十九。或曰遺父喪。以憂死。或曰病於情也。聞之其同鄉張福亞云。倩虹生極穎悟。書過目。輒不忘。情場失意。抑鬱得心疾。平居十指無閒故自動。信異人也。聲程亡五年矣。偶懷遺體。低誦一過。淚潛滑出矣。秋蟲記。

愁腸着句難。(王次

多少韶華富。彈。慾海波濤消取次。吟邊風月乍闌珊。不道回首當年如煙。淚滿青衫血索乾。

想姻如水阮郎揮。慙慙情場般若門。生不逢辰非一薄。羞將綺語倩人溫。身非重鍊難成鐵。淚到乾時始見痕。多少子規枝上血。喚回夢夢爲人魂。

寓僧借房伴佛眠。(時寓太平寺)拈勝心事學參禪。五車書讓他人讀。百世名從此日捐。生來聰明原是劫。胸無塊壘即成仙。勸君莫話拿雲事。斷粉零脂滿碧天。

次江海波原韻

連宿苦雨濕欄干。雲樹家山夢未殘。人未白頭先伯老。琴多哀響不陳彈。且從杯酒忘時亂。欲寫愁腸看句難。只是夜長眠未穩。簷前陣雨北風寒。

形雲愁壓碧欄干。浪跡天涯歲又殘。半壁孤燈青欲滅。一年好景恨輕彈。韶華似夢消磨場。世路如棋下著難。底事梅花有肝胆。年年風雪立春寒。

招登廣告

●津門花事叢談

犁雲)

門首者。其營業絕不相混。欲游者不可不注意及之。  
津地暗娼。(即半掩門俗呼暗門子)亦頗發達。其營業之顯着。幾等於上相之妓館。警署亦不聞不問。以彼處警察。俱有規費。致如此耳。其某點費例一元。夜度資二三元已足。其某地點則散居於侯家後。三不啻。四面鐘。天安里一帶。至於遊客。則有跑合者。在街上招攬一切。(余游行經止一帶地方。即有人在後追隨。煩絮不已。深足令人厭。)蓋彼等亦可分得些許之手經費也。

(完)

墮水記

馮劍蹤

室如懸磬。戶牖緊鎖。求乞不得出。以何物填腹耶。今弟尙思飲食。而兄已不顧生計。言至此。大哭。愁痛更深。驛華曰。哥哥苦境遇而欲圖自盡乎。倘兄自殺。弟亦願自戕。驛華曰。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吾憫兄。後世虛待奇貴。而犧牲生命。實不得其所。思父母生我劬勞。今尙未報。何可因此而已矣。兄或死有弟在焉。將來吾弟能成大業。亦未可知。兄苟死。要亦安居九泉脫苦海。目亦瞑矣。兄弟努力。好自爲之。驛華曰。兄弟似連理之枝。患難宜共。弟定欲從兄。同享九源安樂。驛華曰。雖然。吾輩希圖自盡。投河歟。解帶而經歟。抑以刀自刺乎。言時聲色保勵。驛華曰。刀鋒銳利。未近膚已驟慄矣。何甘下刀。何語自刺。言至此。生相顧大哭。忽婢亦驟生哀憐之心。爲被流淚幾滴。可歎一對傷心兒。死相兩難。急婢迅馳而去。呼喚晚曉。遂絕。仰望天空。索佈浮雲。遮阻淚月。光霞毫無。瑟瑟風聲。似爲兩傷心人乞憐然。

時朝。僕曰河評語。謂鄰家兄弟二人。墮河溺斃矣。急往視之。觀者稠集。議論紛紛。均爲自不謹慎。失墮水。可謂明義。知其實際者。僅三人焉。噫。